

张弛

著

LET'S GO TO HAILAR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[我们都去海拉尔] [LET'S GO TO HAILAR]

张弛

著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都去海拉尔/张弛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03. 6

ISBN 7-5004-3915-6

I. 我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38515 号

责任编辑 胡 靖

特约编辑 李 悦

责任校对 樱 虹

装帧设计 王起艺社

责任印制 郑以京

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

电 话 010-84029453 传 真 010-64030272
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om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6 插 页 16

字 数 170 千字

定 价 22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这里的每个季节都是那般气韵生动
好些领导都来过这儿
你们也来吧

——海拉尔驻京办

这里的每个季节都是那般气韵生动,好些领导都来过这儿,你们也来吧。

——海拉尔驻京办

天空出彩霞,
地上开红花。

——歌词



我刚从火车上跳下来，火车就开了。我上这列火车，是想去海拉尔。上了火车，我先找我的铺位。我看到我的铺位上坐着一男一女。女的我好像认识，但一时又想不太起来。男的留着一脸胡子，坐在上铺投下的阴影里抽烟，在烟雾和阴影的作用下，那一脸胡子就像一脸头发。我顿时有一种不祥之兆，觉得这俩人是冲我来的。我迅速转身，想离开这列火车，但为时已晚。刚才我说过，我刚从火车上跳下来，火车就开了。但我可能说的不对，因为我总觉得是那个男的把我推下来的。两分钟前，就在我抽身离去时，那个男人将着火的烟蒂弹出窗外，就像是发出一颗信号弹，后来火车就开了。我瘫坐在地上，四周一片天昏地暗，只有那个烟蒂无力地冒着一缕青烟。本来说好了跟我一起去的，还有黄色可以燎原。而且这件事就是他张罗的。上星期他就跟我说，想去海拉尔去找贾新生力量栩栩如生，如果有空大家可以一块儿去玩。正好这段时间我在北京呆得正烦，就答应他了。但我老婆李老鸭挺的不想去，她的如意算盘是回山西老家过春节。我说怕什么，在海拉尔顶多呆一个星期就回来。可她不信，她认为哪怕是再循规蹈矩的人，到了草原心也得野了。至少表面上像条汉子。其实，我知道李老鸭挺的不想去海拉尔还有一个原因，她担心我找借口不跟她一块儿过春节。看不能说服她，我只好单独行动。李老鸭挺的很生气，在我出门时她摔碎了一个珍贵的宋代花瓶。要是在平时，她准会去送站，而且拉着我的手哭哭啼啼。在火车开走时，她会冲我挥动手绢，直到火车开出她的视线。现在可好了，我受了伤，但李老鸭挺的不在我身边。她肯定知道火车已经出站，并开始盘算下一步的行动。

后来我的手机响了,我这才发现我单腿点地跪在站台上,样子有点儿像男人跟女人求婚,又有点儿像大臣见国王。我想接电话,但一条腿已经不能动弹了。害得我手忙脚乱地在旅行包里一通翻找,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喂喂。就这样,我一连接了两个电话,分别是唐大粘糖和方文绉绉的打来的。唐大粘糖问我在哪儿呢,他说他和杨老颓独占杨葵他们一大帮人在三里臀的 Jazz Ya 喝酒,问我干嘛还不过来。方文绉绉的电话跟唐大粘糖类似,他说他现在正跟阿富汗奸细在西四红楼影院对面的谢杰拉面馆。挂了电话,我犹豫再三,去还是不去,几乎每天都遇到这种情况。最后,我决定还是去找方文绉绉的,因为西四离我住的木樨地较近。关键阿富汗奸细常年爬山涉水,治疗跌打损伤之类的肯定极有经验。让他看看,省得我去医院。但到了拉面馆我就后悔了,方文绉绉的已喝得烂醉。看我瘸着腿进来他偏说没事,我是在装蒜。但当我把腿放到椅子上,并脱掉 givenchy 袜子后,他也傻了眼。我的左脚脚腕已肿得像小腿肚子那么粗,而且皮下明显淤血。这时,阿富汗奸细把方文绉绉的推到一边,他内行地捏了捏我的脚趾头,问我有没有感觉。刚才看我袜子上有个洞,他还感慨地说,想不到像我这么成功的人士,生活竟如此朴素。接着,他又要了两瓶小二,先喝一口在嘴里漱几下,然后喷到我的脚腕上。本来还好,这一喷喷得我万箭穿心。除了脚痛外,主要是心痛。这么好的酒,平时都是小心翼翼地含在嘴里,然后才一口气儿咽到肚子里头,哪儿舍得这么乱喷。但接下来就舒服多了。在阿富汗奸细给我治疗的时候,方文绉绉的一直在旁边看着。一有空隙,他就要过来给我捏脚,还美其名曰正骨。当时我又恨又怕,却不能动弹。在遭到我的厉声呵斥后,方文绉绉的又改变了方法,他居然变成哭腔,说求求你了,就让

我捏一下吧,我跪下来求你了。说着,他果然跪了下来,弄得旁边一桌客人照这边直看。我注意到那几个人个个长得五大三粗,一看就不是善主。好在他们好像正在商量什么事情,没功夫搭理这边儿。但看方文绉绉不停地无理取闹,我真想让厨师给我拿把刀把他杀了。说实在的,平时我挺尊重方文绉绉的,想不到他喝点儿酒后,竟会变成一个井市之徒,一个不折不扣的泼皮无赖。难怪撒泡尿赵赵的这样表达过她的痛恨,她说她觉得现在身边这些朋友格调不高,大多婚姻不幸,于是白天装得像人,一到夜晚以酒蒙脸,对女性的蔑视就毫不收敛。我认为撒泡尿赵赵说的这些朋友中,就包括方文绉绉的和鄙人。但我跟方文绉绉的不同之处,就是在对女性的蔑视的同时,还要表达对她们们的爱慕。我知道可能我有些用词不当,因为爱慕是一个内衣的牌子。

3

阿富汗奸细不治还好,治完我的脚痛得更厉害了。刚才我说舒服多了,是因为伤脚上了酒劲儿。我庆幸它没借着这股酒劲儿撒疯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只好给李老鸭挺的打电话,让她过来接我。虽然对我的话半信半疑,但她最后还是来了。本来她以为我在火车上跟她开玩笑呢。看了我的伤脚,她说伤得这么重,你哪儿能回家。于是,我跟李老鸭挺的打的去了积水潭医院。都离开谢杰拉面馆很远了,我看见方文绉绉的追出来冲着我大叫大喊,我刚才说过的话,都是对你的冒犯。李老鸭挺的问方文绉绉的刚才说什么来着,我说我记不住,好像一直都在表示对我的不满。值班医生是个三十多岁的男的,姓朱,他一看我的脚就说骨折了。见我脸上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,他建议我照个片子,然后让李老鸭挺的给我买一副拐杖。李老鸭挺的问能不能买单拐,朱医生问,剩下的那支卖给谁,好像拐跟人腿一样,也是成双配对的。因为是数码照

像,X光片很快就出来了。果然我骨折了,朱医生指给我看,我的骨头上确实有一条明显的裂缝。我强作镇静,问医生下一步该怎么办。朱医生回答得很干脆,开刀,住院。我头一回听说这种骨折还得开刀。朱医生解释,我的骨折的地方需要用螺丝钉固定。我一听就急了,当时就嚷嚷起来。我说我只用石膏固定,不想用螺丝钉固定,哪怕是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也不成。朱医生说,石膏固定也可以,但弄不好会错位,到时候还得穿钉。我问,不穿怎么样?朱医生说恐怕会落下终身残疾,值得注意的是,朱医生说这句话的时候,一脸严肃。一点儿看不出他在开玩笑。

4

绑着石膏的腿像灌了铅,以往这种话只用作譬喻,想不到今天竟成了现实。家是回不去了,因为现在已经没有电梯。我跟李老鸭挺的决定住京丰宾馆,那儿离我爸爸爸爸妈妈家不远,我打算第二天回爸爸爸爸妈妈家。躺在宾馆床上,李老鸭挺的让我把脚抬着,脚趾头还必须不停地活动。这些都是朱医生交待的。朱医生说伤筋动骨一百天,这段时间不但不能走路,连澡都不能洗。按老百姓的话讲,等于坐月子。这简直太不讲理了,不能走路也就算了,像我这么讲卫生爱清洁的人,不让我洗澡,真是令人难以想象。整天躺在床上,运动量虽然不大,但翻一下身或上一个台阶肯定得满身臭汗。李老鸭挺的说,事到如今也只能接受。我突然想起去海拉尔的事,便让李老鸭挺的给黄色可以燎原打个电话。李老鸭挺的拨完号,说黄色可以燎原已经关机了。我想通知贾新生力量栩栩如生,但他没有手机。我知道他肯定在海拉尔车站等我,我们事先说好了不见不散。

现在我真后悔,不该不听李老鸭挺的话,执意去海拉尔那个鬼地方。其实在出事之前我就有预感,头一天下午我就跟唐大粘糖买了很多光盘,足可以在家里不间断地看上七七四十九天,然后又跟李老鸭挺的去西单金象药房买了好些药,从创可贴到消炎片,这些药平时都用不着,现在全派上了用场。李老鸭挺的也说,平时干嘛不好呀,怎么想起深更半夜又逛药店呀,真是鬼使神差。所以,很多说法由不得你不信。为了去海拉尔,我不但推掉了好几件事,还做了不少准备。比如我没事就去看停在军博院里的三叉戟机,以克服我的封闭恐惧症。

第二天起了床一看表已经十一点了,这一宿睡了醒,醒了睡,怎么瞧这腿怎么不是自己的。给爸爸妈妈家打电话,我爸爸爸爸接的,他说我妈妈妈妈不在家,下楼锻炼身体去了。我跟我爸爸爸爸说我的脚骨折了,想在黄寺住些日子。我爸爸爸爸挺痛并快乐着,说那你就来呗。搁了电话没一会儿,我妈妈妈妈妈妈电话就打过来了。她问我到底怎么回事,因为怕她着急,我极力对我的病情轻描淡写,说不小心扭了一下。我说现在我就在附近,过一会儿我就回去。我让我妈妈妈妈看看在哪儿能借台轮椅。我们院老年人居多,好些人都用轮椅作为代步工具。我妈妈妈妈答应借借试试。李老鸭挺的帮我穿好衣服,到前台结了账,又叫了出租后才回房间撵我。虽然我拄着拐,但走起路来很不习惯,东倒西歪的。至于进出租更费劲,先迈哪条腿都不合适,我知道这仅仅是开始。车不一会儿就开进院里,停到楼下。我看到我爸爸爸爸和妈妈妈妈已经等在那儿。天气很冷,我妈妈妈妈穿着拖鞋,我爸爸爸爸推着一台借

来的轮椅。我妈妈说别看这轮椅挺旧,可跑了好几家才借到,因为那些有轮椅的几乎都在用。我想问那这台轮椅是怎么回事,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来。我怕它的使用者已经怎么着了。就这样,我爸爸爸爸妈妈李老鸭挺的和我在风中呆了好一阵子,仿佛四个人在荒郊旷野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所围困。最后,还是我爸爸发了话,说先回家再说吧。想到上楼,我这可犯了难。因为封闭恐惧症,我从来不坐电梯,多高的楼都爬上去。所以在电梯门口,我死活都不进,弄得我爸爸爸爸妈妈和李老鸭挺的在一旁干着急,却不好跟我发脾气。后来我还是被推进去了,在进电梯间的瞬间,我脑海里浮现出人在病中身不由己几个大字。

7

回到家我一头栽倒在床上。我爸爸爸爸妈妈和李老鸭挺的在走廊吃饭,大家都很沉默,我能听见我爸爸爸爸咀嚼的声音。家里十分温暖,太阳照在我的脸上,我觉得屋里很快盛满了,这令我昏昏欲睡。偶尔有国内风云飘过,光线也随之变幻不定。这时,我妈妈端来一碗米饭和两盘炒菜,问我吃不吃。为了让她老人家高兴,我夺过碗筷一通狼吞虎咽。下午接到方文绉绉的打来的电话,打探我的情况。听到他的声音,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,可方文绉绉的却说他昨天夜里失去记忆了,怎么回的家都不知道。我想我再说也是扯淡,就把我的病情大概跟他说了一遍。电话那边的方文绉绉的显然恢复了理智,跟谢杰拉面馆里哭着喊着要给我正骨的无赖完全判若两人。毫不夸张地说,他此时的态度比阳光还温暖。他不厌其烦地给我讲了一大堆骨折病人应该注意的事项。三年前也是因为酗酒,方文绉绉的用手劈杯子,劈断了筋。因为那家小餐馆在沙滩,方文绉绉的理所当然地被送到离餐馆最近的妇产医院。值班护士是个美女,见到浑身酒气语无伦次的方文绉绉

的直掩鼻子。她说,我们这儿每天都有大出血的病人,不过,都不是您这种,您还是去旁边的公安医院吧。在公安医院,医生对方文绉绉的说,多亏你来得及时,否则筋就接不上了。这时,方文绉绉的才意识到,送他到公安医院,不是从他的手腕帮他接生。手术后的方文绉绉的在医院住了一个来月,我还专门去医院看过他两次。其中一次正巧遇到樱,她跟我说方文绉绉的生病还不老实,偏要摸她的身上以恢复手的功能。我一听,这绝对是方文绉绉的干的事,尽管他一直矢口否认。照理说方文绉绉的说的两冬两秋已经过去了,可他现在还是不能用他的伤手打字。

8

比起方文绉绉的,石老康有为的骨折经历更为简单。他说他七岁那年,在跟小朋友玩捉迷藏时,掉进一个七米深的大坑,骨头当时就从肉里出来了。石老康有为说好在当时他岁数小,不知道痛,所以也没怎么遭罪。真正令他后怕的是七这个数字,如果在七岁时掉到七米深的大坑,按他现在这把岁数,他即将掉进去的必定是一个无底深渊。

9

晚饭都是我爱吃的,冬瓜丸子汤、大米绿豆粥和拌白菜心。这些年整天在外面胡吃海塞,早就倒了胃口。偶尔吃家常便饭,想不到便有食欲,也使我心情好了许多。李老鸭挺的不在,下午她就出去跟杨什么红她们逛街,然后一起吃饭去了。我让她顺便回木樨地带点东西,从爸爸妈妈妈妈家搬出来至少有五六年了,穿的用的都在那边。晚饭吃到半截,张立和苏老菲菲她们也过来了。她们中午就听到了消息,张立说她积水潭医院有熟人,以后看病可以走后门,挂号拿药都十分方便。张立是我姐姐,苏老菲菲是她

的女儿。但我们从来都是直呼其名,而不是以姐弟相称。我认为整天把哥呀妹呀姐呀弟呀挂在嘴边的人,恰恰是怕把这层血缘关系忘了。反而显得江湖气太重,而且十分见外。吃完饭,我妈妈妈说这回你就在家里踏实住下吧,平时回来,都是屁股没坐热就被人叫出去玩。然后,一家人坐着看电视,吃柚子、香梨和山核桃仁。茶几上还有一盒别人送的金莎巧克力,但我没碰它,我觉得它有股芝麻酱味,必须抹在馒头上吃。我问我妈妈妈晚上睡在哪儿,我妈妈妈说她睡在客厅。我想这回糟了,因为这意味着要跟猫睡在一块儿。最恐怖的是那猫一到夜里就叫春,整得全家不得安宁。好几次我都主张把它送人,但苏老菲菲菲就是不吭声。我妈妈妈宠她的外孙女,自然不忍让她伤心。李老鸭挺的快到半夜才回来,DVD、书和衣服背了满满两大包,加上我去海拉尔带的东西,另外还有轮椅和双拐,我的房间顿时堆得满满的,颇有反客为主的意思。夜里睡不着,我问李老鸭挺的听没听说今年暖冬,甚至在海拉尔那种地方,也是樱花桃花纷纷盛开,很多植物都无法冬眠。

10

据资料记载,海拉尔得名于海拉尔河。海拉尔于清雍正十二年建城,当时称呼呼伦贝尔城,也称呼伦城。由于它位于海拉尔河附近,民间也称它为海拉尔城。1901年,东清铁路在今火车站址建成车站,定名为海拉尔站,海拉尔之名才为更多的人所知晓。长期以来,对海拉尔名称的由来和含义一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。一种说是墨的意思。还有人认为海拉尔是蒙古语海勒的音转,即融化的意思。此说认为,春天大兴安岭西坡冰雪消融,其水流入海拉尔河,故得春融桃花水河名。还有一种说法跟这差不多,说海拉尔为蒙古语,指流下来的水。最后一种,也是最权威的解释称,海拉尔实为野韭菜之意。因为海拉尔河两岸生长着非常多的葱属植物,

如多根葱,山葱,野韭菜等。这类植物饲用价值较大,含有较高的蛋白质和脂肪,是牲畜抓膘和恢复体力优质牧草,特别对小畜的饲用价值最高。根据蒙古人以动植物名称命名山、湖、河、泉的习惯,便称此河为海拉尔河了。说实话,我觉得这个解释让我失望。我现在才知道,原来闻名于世的草原明珠,居然指的是韭菜。这种地方不去也罢。

11

我还想说说那只猫。自打我这次回家后,它就不见了,任凭怎么叫它,用鱼呀肝呀逗它,它都躲着不出来。即便出来也不全,不是在冰柜底下探一只爪子,就是在沙发下面露一截尾巴。李老鸭挺的推测是我把它吓坏了,因为平时总是见我用腿走路,这回腿变成了轮子。我觉得这是李老鸭挺的可爱之处,她总能站在动物的角度去考虑问题,而且每次分析得都挺在理。但我妈妈妈就没这个耐心,她不喜欢小动物,嫌它们脏。不管是阿猫阿狗,我妈妈妈妈妈妈对它们都没好脸。那天夜里我妈妈妈果然在客厅没睡踏实,据说那猫关灯后上蹿下跳闹了一夜,认为我妈妈妈占了它的地盘。可我妈妈妈妈妈的地盘,却被我占了。她老人家至少表面上还乐呵呵的。真不知道怎样才能使那猫恢复理性。

12

唐大粘糖打来电话,说头天晚上 Jazz Ya 大乱,石老康有为跟伊贱人、阿臭美她们为写作争吵起来。石老康有为讽刺下半身不读书没文化,但在伊贱人、阿臭美的眼里,石老康有为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半熟少年,出了两本中学生读物,还以为自己是谁。唐大粘糖说,他们越吵越激烈,最后差点儿动手。虽然我觉得唐大粘糖属于那种惟恐天下不乱的人,但石老康有为跟女孩吵急了动手打

人确有先例。有一次兆龙饭店一层酒吧开业,石老康有为跟罗卜须子逗嘴逗急了,罗卜须子泼了他一身扎啤,石老康有为一拳把罗卜须子打倒在茶几上,扎啤杯也被她坐碎了。众人怎么劝也劝不住,罗卜须子屁股上带着玻璃碴,像三叉戟似的喷着血冲了出去。那天上海作家须兰也在,石老康有为的表现给她留下深刻印象,以至多年后提起北京的酒吧,她还心有余悸。上海的酒吧则不同,完全是交际场所。那些小白领穿戴整齐,谈吐斯文,看上去像出了公司接茬坐班。石老康有为打罗卜须子这次唐大粘糖也在,他因为头天夜里赶剧本,几乎没睡。眼前的情景让他又疲倦又兴奋。但石老康有为真被气坏了,罗卜须子走了以后,他到卫生间小便,我看见他把尿全撒在池子外边。

13

为了让我尽快康复,我爸爸和我妈妈每天中午都给我烧骨头汤,猪蹄汤。这反而让我觉得痊愈是件遥遥无期的事情。长骨头不同于长别的,就拿长肉来说,长不上还可以贴呢,没听说过贴秋膘吗。我还发现我爸爸特逗,从部队下来二十多年了,仍然改不了当兵时养成的习惯。比如吃饭不说吃饭,而是说消灭或干掉。常能在饭桌上听见他说把这盘菜消灭,或把那碗汤干掉。我听着新鲜,可我妈妈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。由此,我得出结论,一种习惯的养成跟长骨头一样,都需要年头。但必须承认,战场上的词汇搁到饭桌上照样有号召力。本来我已经吃得差不多了,一听消灭和干掉,顿时来了精神,把桌上的饭菜扫荡得益干碗净。我爸爸过去还有一个习惯,我认为跟当过兵关系不大,那就是他酷爱在周末搬家具,大立柜双人床书架子写字台一通折腾,而且往往是从南房搬到北屋,多少年来一直没消停过。以至每当我看到我爸爸倒背双手,对着家具出神时,心里便不由得一阵犯怵。现在

我爸爸年纪大了，折腾不动了，那些笨重的家具基本上能呆在原处。不知有多少次，为了搬运它们，我的脚险些被砸烂，我的胳膊被挤断，真是想想都后怕。但后来的事更让我感动，为了能让我的轮椅在家里畅通无阻，我爸愣把过道的一件黄花梨条案锯了。

14

猫还是不出来。我妈妈嫌它睡觉的棉垫脏，用洗涤剂洗了。我妈妈猜测它不愿意回到棉垫上睡觉，是因为不习惯上面的味儿。由此，我又得出一个新的结论，畜牲跟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。当初，苏老菲菲刚把它抱回来时，它还是挺可爱的。时间一长，就牛逼起来了，走起路来昂首阔步，喊它的小名都不答应。有一次我妈妈走路不小心踩了它一下，它竟丧心病狂地咬了我妈妈的脚一口。现在的人说不上什么时候招惹谁了，午间新闻说小布什在看美式足球转播时，居然被一块饼干噎迷糊了，脑袋磕在写字台上。听听，饼干。后来看电视，小布什的脸上果然有一块疤。但把小布什噎昏的椒盐饼干的生产商——总部设在印第安纳州布拉夫顿的瑞仁食品公司乐坏了。小布什无疑给它们的产品做了最大的广告。据悉，饼干公司在事发后接到无数记者打来的询问电话，以至于前台接待小姐接电话的第一句就是：您是问椒盐脆饼吗？联想到老布什夫妇当年闹出的花椰菜事件，小布什被噎昏对于椒盐饼干产业的影响不可低估。

15

虽然这个世界千奇百怪，我还是免不了烦躁不安。海拉尔恐怕暂时去不成了，连城里的聚会我也不能参加。白天还好，有我妈妈陪我聊天，为此她放弃了每天一次下楼锻炼。但一到夜里，我就会变得没着没落。因为院里住着当兵的，每天晚上十点都有